

# 走出自己的风景

戚舟

很喜欢公路自驾游，风是野的，云很任性，脚下的路没有尽头，每一棵树都能自由生长，触目所及——壮阔、绵邈。或迎着朝阳，恣情无限；或迎着夕光，在寥廓中品悟浓烈，怎样都好，置身旷野也成旷野。

十月，期待许久的阿禾公路终于“开张迎客”，我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车马迢迢的行列。从阿勒泰市的拉斯特小镇到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的禾木村，全长209.45公里，一路经访草原、湖泊、高山、森林、湿地、峡谷及古冰川遗迹等多元景观，一步一景，目不暇接，恨不得推着车走，慢慢看个三天两夜，才让一双眼和贫瘠的灵魂彻底饱了。

初行，眺着隐隐层霄，弥草旷野，只觉得语言匮乏，镜头也无法定格全部的意境，于是手忙脚乱，急不可耐，很想长双翅膀，像雄鹰一般振羽、盘旋，甚至是长啸，主宰天际。目光放高、置远之后，心终于一点点静下来，反复吟着最爱的《少年游》：“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年少与今、过往与未来，回忆被凌乱地叙事，情绪被浓重地描写，忽然想要垂泪，并不悲伤，只是为这天大地大。天大地大，怜爱短暂的生命，悲悯走过的遗憾与过错，也指引着梦和远方，所以干脆放空自己，掏出被世俗玷污的灵魂，等艳阳高照，喧嚣和暗昧都销声匿迹，我化身一棵小草，与天空同样的骨骼，久久不愿离去。

路程过半，日头开始偏移，终于发觉驻足太久，但忽然没法迈动步子，双腿发沉，仰坐在路边，原本静下的心倏地发空，似乎成了没有温度的骨架。直到转场的牛羊咩咩，我将双眼重新聚焦，才恍然大悟，或许天高地远，显得众生微不足道，朦胧间将自己比之野草、牛羊，总之是因太过渺小而对“旷野”生了几分惧意和无助，不禁想象着假如永远无法走出这片寥廓，该如何自处，该怎样寻找新的方向。又想到生命的长度对比这条路，太短暂，太不堪，原来我并不比野草、牛羊厉害多少。

勉强撑着精神又开了一段路，索性停下。下午起了风，我眯着眼，担心转场的羊群乱了方向，神经质地吹了几声口哨，想叫它们伏在地上躲好。谁知山脚的白杨随风“哗哗”，拉开了一场欢舞的前奏，牧场荡起金黄的波浪，羊儿们高昂着头颅撒欢，像是挑衅风，也似不屑高空，接着闲庭信步，并不畏惧没有尽头的远方，也不因空旷而慌乱，大概在它们的眼里，只有脚下的草，和身前的树。而无垠的旷野也好，无法企及的长度和高度也罢，只是它们短暂生命里的陪衬，是路过的风景，是沉淀的故事，可以怀望，但不必一直挂怀。

明天总会是今天，再远的路也有下一程，我站在终点回望，这一段路十分了不得，可也没那么了不得，浓烈的情绪已变得平静，只是多了几分得意——我拥抱了自由的山野，也征服了不羁的风，久渴的灵魂不再贫瘠，却也不再自视甚轻，我和旷野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和广阔的天地相比，也没那么不堪一击。假如我想，我可以成为自己的旷野，也能够让短暂、微渺的生命活得精彩、壮观。

日落西山，云层压境，雄鹰逆风而上，羊儿始终坚定阵脚。我挥挥手离开，下一段的路依旧遥遥，风也汹涌，夜色那样深沉，行路的人那般踉跄——天大地大，只看眼下，一步接一步，也能走出自己的风景。



不久前去川西旅游，在四姑娘山景区的度假酒店品尝牦牛肉火锅。火锅非常豪气，径口有我夹搪瓷盆那么大，深红色的牦牛肉带有淡黄色的脂肪，覆盖整个锅面。火锅的配菜比较简单，唯一的海味是海带。一盆食用海带苗质地薄嫩，另一盆是铺在冰面上的墨绿色海带片。

把这两盆海带下火锅翻沸，海带苗舒展开来，吸收牦牛肉汤后有浓郁的蛋白香气，又有胶质般的口感。几天后回到成都，又在宽窄巷附近吃到海带炖蹄膀，那海带结系得像女子腰带上的钻石结，更像新郎礼服上的蝴蝶领结。

然而，干海带相当丑，像一堆干瘪的褐黑色菜叶。有的表面还会有白色斑点，如同发霉后的霉斑，实际上是有药用价值的甘露醇。海带的美，在于它是天然的碘源，能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预防甲状腺肿大；美在于它含有多糖褐藻物质，能减少血流的渗透压，促进脂肪的分解，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关键还富含碘元素，是癌的克星。

海带还拥有自己的亮丽时光。读初二那一年，我们渔村仿佛刮起一阵龙卷风，把左邻右舍的妇女都刮到船上去种海带，打破了海岛女子不能下船的旧传统。女人们满怀



智慧餐 智快

郑辛遥

有一种伤害：用开玩笑的方式说着最损人的话。

叶圣陶是一位朴实谦虚、平易近人的作家。朱自清的《我所见的叶圣陶》中曾这样写他：“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好像一个小孩；像小孩的天真……”又如其人，他写的短篇小说，朴素平和，浅近简炼，思想深刻。

《多收了三五斗》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中必选的短篇小说。这篇简洁的范文，对中学生尤其是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中学生的教育十分深刻。它使中学生具体地感受到“谷贱伤农”，因为“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着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这些明白如话的叙述，使孩子们深切地认识到当年的农民是怎样勤劳耕作、备受剥削、艰难生活的。丰收应该给农民带来喜悦，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农民的辛酸。

叶圣陶的人生经历是丰富的。他是著名作家，

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的编辑，他还曾在大学、中学、乡镇小学任教。

他有多篇小说是反映中小学教师工作、生活和遭遇的。《饭》写的是吴先生谋求乡村小学教师一职备受盘剥、罚薪和屈辱的故事。“他第三次回去的时候，那位学务委员居然在家了。”他是这样的卑躬屈膝：“于是他坐在客厅下首的一把椅子上，只点着了一边，上身前俯，保持全体的稳定。”一个月后，“他到学务委员家里领薪，拿到了三块钱，还有三块须待十天以后，可是学务委员

叫他写了一张十元的收据。”后来学务委员又以上课迟到为由：“你今天应当罚俸三分之一！”随即“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块钱，随手向桌上一掷，清亮的声音引得孩子们们同时射出异样的眼光来。”接着说：“这是你应得的，拿了去吧。”一位乡村小学教师，辛苦工作一个月，就拿到区区一块钱！叶圣陶的这个短篇，虽然篇幅不长，但对吴先生求职时的坐坐到一

常微笑着送我卷在手臂上、挂在脖子上的海带。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饮食服务公司出版了包含64道带鱼做法的食谱，我在旧书网以当年一百八十倍的价格买来学习。效仿之，于是采购齐各种海带食材，也认真做了一桌海带花宴。

## 海带花宴

叶青

芽株，就像长在海里的春初新韭。

海带还会择水而居，喜欢海水清澈、水温适宜，风浪较小，阳光充足的海域。乡亲们就在波涛上来来回回，不断尝试和选择水域挂苗，从离家较近的各个海口种到远离陆地的中鹿岛。从初冬至初夏，海带依赖光合作用积累养分，在海水的滋养下生长、蜕变、飘扬，膨胀出橄榄一样的厚重和透亮，收割后像匹一样披挂在长竹竿上，晾到底下，如翡翠般的幕布，又似彩练当空，曾经是我们渔村的美丽风景。我家乡坎门镇的镇志上记载：1979年，水产养殖海带一千九百五十四担。当年海带收成好了，家乡种海带邻家女子黝黑的脸庞泛出丝绸般的光泽，



今人有朋友圈，古人也有朋友圈。老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古今皆然。

杜甫身在草堂望长安，三苏父子联袂上汴京。入圈是一种认同，拱手施礼“承让”，抱拳回敬“佩服”，水涨船也高，抬人即抬己。当然也有嗷傲林泉、饮食烟霞的高士，例如魏晋竹林七贤，此类神仙，另当别论。

李白初出茅庐之时，来到渝州。前辈李邕十分反感这位小老弟。李白认为李邕欺少，放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但李白同时又捧了李邕，说“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将李邕比肩于孔夫子，反衬自己后生可畏。

后来，双李成了忘年交。李邕是史上能与王羲之并列的大书家，李白也是一位书家。当年他们朋友圈里还有张旭、怀素等，诗家人入了一个书法圈。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就颇有张旭的风格。

唐朝不少名家有志功名，却科举无望。除了科举成名，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上门拜访，希望得到权贵的垂青推荐。李白走过，杜甫也走过。功名是学子们的唯一梦想。杜甫36岁到长安参加临时增设的恩科考试，但实在霉运当头。他遭遇了权相李林甫瞎搞的一场闹剧，让这届考试的全部考生落选。皇帝问怎么无一人可选？李林甫拍了一句经典的马屁：皇上圣明，如今已是“野无遗贤”。致使杜甫等一批考生全部沦为“非贤”之人。逼得杜甫只能辗转于豪门求见投诗，赠诗无效，干谒碰壁。杜甫自叹“独耻事干谒”。

名家有志功名，除了正途科举还有恩科，皇帝特恩开科取士。重大节庆，于罪犯有大赦，于书生有恩科。恩科之外，

月后拿到掷在桌上的一块钱的过程，写得细致入微。又把一个小知识分子为了吃这口“饭”，受尽屈辱的故事描写得淋漓尽致。《一篇宣言》是写一位名叫王咏沂的教员代表除公民教员外所有教员起草了一份内容为“要维护领土的完整，要保持主权的独立”的宣言，导致被“立即解除教职”的故事。省教育厅的调查十分细致，他教的两个班级的作文簿都被邮寄去审查。校长在送审前连夜查看作文批改情况，“只发现在《秋天的郊野》这个题目之下，有七个学生提起衣人割稻，用了‘镰刀’两字。校长先生认为这不很妥当，把七个‘镰’字都涂去了。”就因为镰刀犯了禁忌，必须删去。读者看到这里，不禁啼笑皆非。这些细节描写，反映了叶圣陶人生阅历的丰富，构思的精巧，细节描写的生动细致。他的小说都十分耐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朱自清在《叶圣陶的短篇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只须指出他是生长在一个古风的城市——苏州——中的人，后来又在一个乡镇——用直——里住了四五年，一径是做着小学校教师；最后才到中国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市，做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直到现在。这二十年来时代的大变动，自然也给他不少的影响：辛亥革命，他在苏州；五四运动，他在用直；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却是他在上海亲见亲闻的。”朱自清的这番话，有助于我们对叶圣陶小说的理解。

还有恩刑。我一直不解，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什么还能让他写《史记》，这有违常理呀。最近，当代作家王朔有一解，他说宫刑实际上是一种“恩刑”，仅适用于无钱赎死（汉代有死罪赎死制度）或与皇室有特殊关系者。司马迁受刑后被拔擢为中书令，这相当于皇帝的政治秘书，可以说为他一人而设置。终西汉二百年，只有四五人得受此恩。入圈，也要用“巧劲”。在史上仅留下两句诗的北宋诗人苏麟，曾因外出“巡检”不在杭州知府范仲淹身边，错过升官良机，入不了圈，懊丧不已。他回杭后，写下“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两句诗送范请教。范做知府时，举荐了很多人做官，苏麟将官位比作月亮和春天，将自己比作楼台和花木。范看了心领神会，问苏有什么要求。最后，范满足了苏的心愿，让他入圈了。两行明白浅显的诗，原来是入圈的敲门砖。

## 古人的朋友圈

俞果

历史上最豪奢的文人圈子，当属开封的西园雅集。园主是王诜，他是宋英宗驸马。他宴请名流，叫北宋大画家李公麟创作了《西园雅集图》，以写实的方式描绘了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做客聚会的情景。米芾为图作记，画中之人或吟诗赋词，或扶琴唱和，或打坐问禅。主客16人，加上侍姬、书童，共22人。这幅堪称千年一遇的北宋顶级文人朋友圈，没有《兰亭集序》流露出的那种追问生死的焦虑，获得了后世文人的追捧。

朋友圈的故事，说不尽。尽管“今人不见古时月”，毕竟“今月曾经照古人”。朋友如月，旷古情义。有时因为清操绝俗，朋友之间也能作出“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的高蹈。朋友，永恒之道。

## 七夕会

看了《克雷莫纳的月光》一文，虽然对外国文化不甚了了，对小提琴演奏和制作更是一窍不通，我还是想去克雷莫纳看看月光，外国人是不会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月亮。

陆老师招饮，我是猜到会有酒喝的，但是我素来涓滴不饮，更不会贪杯。近来能喝真真一眼眼白酒，仅仅喜欢喝白酒一类。不过这天他带来的是葡萄酒。一来是喝红酒的机会少，二来是喝到的也是参差不齐的杂牌，没喝过好的怎么会喜欢。那天喝的是“勃艮第”，我起初不知这三字怎么写。尤其是音译名字，往往听到声音，字写得不准确。我一直很佩服翻译家们的用字，我听到这个发音后，想到的是“伯更第”三字，回来一查，准确翻译应为“勃艮第”，显然比起我用的三字更妙。想起林琴南当年翻译外文小说，他不懂英文，所以把书中主人公的名字按发音都取成中国名字。

## 勃艮第的斜阳

施之昊

我觉得洋玩意儿就该有洋味儿，用中文里很少用的字，让人感觉不到中国味。就像皇帝起名字，就用生僻字一样，因为和你我不一样。“勃”“艮”二字中文里用得少，这就很符合上述的标准。丰子恺说喝酒就是为了醉，喝白酒一下子就醉了，醉得太快。喝啤酒醉得太慢也不好。他所以主张喝绍兴酒。我是赞同这个讲法的，不过每个人对于酒精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我要是喝白酒醉了后不堪设想，绍兴酒也会速醉，葡萄酒这种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喝醉的“饮料”，对我来说正好。

几年前有人问我是不是喝茶，我答很少喝，其实我指的是很少喝茶壶里倒来倒去的烦琐的工夫茶。隔了几天她送来一瓶白酒。可能在人们眼里，要么是酒，要么是茶，二者总是有一个喜欢。其实喝过好喝的单丛或者肉桂，喝过那天喝的勃艮第，我想说“吃茶去，拿酒来”。

那天到家已经十点，临睡时已近子夜，我还是醉意阑珊，拿起毛笔写了“勃艮第”。在法国北部是法国古老的葡萄酒产区，绵延二百五十公里，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夜饮其中不知名酒一款至微醉，飘飘然落笔，也敢称往往醉后矣。之昊记”。

喝了勃艮第的酒，真想去当地看看，就像看过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其中提到“辛巳（一九四一）元旦唐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四号寓庐”，那天去九龙就要访古。想想当自己在法国东北部的勃艮第看斜阳的时候，喝着那里的葡萄酒，这时候写出来的文章就不一样了。喝了这么好喝的酒，还听到四座旧雨新知地谈天说地，不留点文字实在说不过去。

## 雅玩